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

策

原賞

禮法

資格

嚴宗廟

擇使

敦儉

策略

決壅蔽

原賞

蔡

鄭

孫

孫

孫

錢

蘇

蘇

蔡

襄

獬

洙

洙

洙

彥遠

軾

軾

襄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厚雖



小功必賞以其獲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為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為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為也天子斂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郡臣為市道哉至於祭鹽酒稅之屬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為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功異於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禮法

鄭 獬

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變禮則書明聖人之典禮中國世守之不可以有變也甚矣浮屠氏之變中國也浮屠夷禮也古者建辟雍立大學以育賢士天子時而幸之躬養三老五更習大射講六經

用以風動天下之風教而今之浮屠之廟羅蔓天下或給之土田屋廬以養其徒天子又親臨之致恭乎土木之偶此則變吾之辟雍大學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宗廟有制唐虞五廟商周七廟至漢乃有原廟行幸郡國及陵園皆有廟漢之於禮已侈矣而今之祖宗神御或寓之浮屠之便室虧損威德非所以致肅恭尊事之意也此則變吾之宗廟之禮而為夷矣古者日蝕星變水旱之青則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責躬以答天戒而今之有一災一異或用浮屠之法集其徒螺鼓吹噪而禳之此則變吾之祈禳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宮室之節上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惟天子有加焉五門六寢城高七雉宮方千二百步而今之浮屠之廟包山林跨阡陌無有裁限穹桀鮮巧窮民精髓侈大過於天子之宮室數十百倍此則變吾之宮室之禮而為夷矣古者為之衣冠以莊

其瞻視以節其步趨禁奇褻之服不使眩俗而今之浮屠髡首不冠其衣詭異方袍長裾不襟不帶此則變吾之喪冠之禮而為夷矣自有天地則有夫婦則有父子則有君臣男主外女主內父慈子孝天子當衆群臣比面而朝事之而今浮屠不婚不娶棄父母之養見君上未嘗致拜此則變吾之夫婦父子君臣之禮而為夷矣古者喪葬有紀復奠祖薦虞祥之祭皆為之酒醴牢牲籩豆鼎簋享薦之具而今之舉天下凡為喪葬一歸之浮屠氏不飯其徒不誦其書舉天下詬笑之以為不孝徂習成俗沈酣潰爛透骨髓入膏肓下可曉告此則變吾之喪葬之禮而為夷矣故自古聖人之興禮皆為之淪陷幾何其為不盡歸之夷乎使孔子而在詎今之變禮者將操簡濡筆擇書之不暇而天下方恬然不為之怪朝廷未嘗為之禁令而端使之攻穿壞敗今或四夷之人有扣弦而

向邊者則朝廷必擇師遣兵以防捍之見一虜夫一獠民必擒捽之束縛之而加誅絕焉彼之來小不過利吾之囊篋因奪牛羊大不過利吾之城郭土地而已而浮屠之徒滿天下朝廷且未嘗揪捽束縛而加誅焉反曲拳跪跪而尊事之彼之所利乃欲滅吾中國聖人之禮法其為禍豈不大於扣弦而向邊者耶豈莊子所謂盜鉤金者誅盜國者為諸侯者耶夫勝火者水也勝夷狄者中國也中國所以勝者以有典禮也宜朝廷敕聰博辨學之士刪定禮法一斥去浮屠之夷而明著吾聖人之制布之天下上自朝廷下至士大夫俾遵行之禮行而中國勝矣中國勝則為浮屠氏之說又何從而變哉

資格

孫 誅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廉之

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署之始得也人樂
自修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德養器也其終
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興也其終失也愛憎在
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
始得也權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舉
失之詭限年失之尚九品失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
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
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賢材之伏於下者
資格闕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
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
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
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

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運生民之窮者
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不肖於上
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材之伏於下者
資格闕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
位增累政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
功不累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非計歲闕而爭
年勞者日夜相關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群爭怨矣其
甚者或懷黃救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
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求而暴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
虐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黜虎吏齟牙而食於民賢者齮死於
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
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庭

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
過數十年者也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分資格之弊
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
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
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蠢愚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莖老而庸
昏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為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者亦以
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郡不復銓叙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
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
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選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
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
先後用才為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
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廢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

也

嚴宗廟

孫洙

臣嘗考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 國家比年
以來京師仍歲大水百川暴溢變異甚大臣伏思之切恐 陛下
承事宗廟之禮及四時之祭有未合古制者也臣聞古者宗廟四
時之祭初祠烝嘗禘祫皆天子所自親享不使有司攝事也蓋聖
人內自竭盡以承其親者惟祭祭非自外至由中出生於心也古
者宗廟之祭君親率牲執鸞刀以割冕而摠干以樂皇尸其躬自
力以致其誠心如此之盡一也及周衰禮壞樂崩典籍皆滅棄漢
興草創禮之存者才十二三事而宗廟之禮蓋闕如也然猶四時
車駕間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繼漢而下荒乎無以禮樂
為也唐之盛時可以制作矣而宗廟之祀亦踵習舊常開元之禮

雖有天子四時親享太廟之制而行之蓋闕帝王之親享廟者一
世不過再三焉豈三代祭法終不可復也而百世莫之行者相循
而失也 今國家宗廟之事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祠而天子未嘗親事也唯三歲親郊一行皆
廟之禮而已而五神御殿酌獻一歲徧為是失禮經之意而相循
近世之失也夫四時宗廟之祭大事也神御別殿酌獻小禮也大
事不正其本而委之有司小禮煩而車駕數出不合禮意矣夫王
者卜宅都邑營建神位而左立七廟誠宜世世子孫嚴祗而奉承
之瞻視梁棟而時思之以永念王業之艱難也今春秋霜露之感
禘祫昭穆之序禮之最所重者一諉於祠官矣而神御酌獻三歲
告謁禮之輕者而天子躬為非嚴祖尊考之義也非事神訓民之
意也嗚呼宗廟之事王者不自親由漢氏以來失之矣而百世之

君曾不知復也今京師浮圖老子塔廟或遇水旱 陛下皆親禱

祠之及歲時游幸亦至焉而 祖宗神靈之廟貌四時唯有司侍

祠三歲郊見而才一至也豈 陛下孝思之至乎夫使有司侍祠

則犧牲醴醑或不能致其潔容禮服器或不能竭其恭此神靈所

以未降福也 陛下與其修祈禳於浮圖老子之祠曷若盡老思

於 祖宗之廟也與其歲行酌獻之小禮曷若以四時親厚而示

大孝於天下也臣切思 陛下至孝蒸蒸非不能也直以禮久不

講而大費不可省爾臣謂今之言禮在典籍者蓋粲然矣而享祭

之禮又磅礴大備以 陛下之明聖舉而措之非其難也然而議

者謂法駕一動大費不可貲臣又謂議者之過憂也 國家之禮

常病於吝小費而失大典文采繁而誠質薄故朝廷每舉一廢禮

若籍田明堂之類觀聽者以為異則內外厚糞賚賜百官過幸增

秩蓋 國家議禮大繁名物太縟故百禮常病不能舉也今若詔
大常禮官約其禮簡其儀盡去繁飾大駕不動鹵簿不說如唐之
禮享廟拜陵皆用小駕今且如常日行幸罷每歲神御別殿酌獻
而以四時親薦享廟前期齊於路寢以其日質明車駕謁太廟親
享七室以盡 陛下嚴祖尊考事神訓民之誠心豈不美哉夫禮
簡則誠至儀略則易行傳曰禮與恭不足而禮有餘也曷若禮不
足而恭有餘也 祖宗唯享 陛下之誠百姓唯樂 陛下之孝
不在乎禮文之繁具也 陛下起百王之廢典紹三代之隆禮使
大孝塞乎天地而橫乎四海又以蒼塞洪範傳大水之異何則四
時親享廟前世未有行者由 陛下而立制使萬世子孫承之是
天下之盛福也臣愚妄議大禮惟 陛下少留聖意而幸擇

擇使

孫 洙

今北虜疆抗中夏若古之大敵國聘問歲至日窺吾 國家之隙
暴侮甚矣朝廷比遣使介初不擇人頗無辨對之材可使長明中
國之威信以讐伏戎虜之心者苟欲以戎人幣賜寵之故所遣使
人不復有稱於絕域者徒侈繁車服整飾騶旅以夸視於夷落細
禮曲謹悉受訓策屈膝虜庭拜望跪起少不敢輒異還上語記一
辭不中繩度則按以重罪遣削黜矣雖復間選左右名德方重之
臣然皆束於儀矩屈鬱憤結俯仰上下雖有助辭直氣竒謀博辨
刀筆在後蓄不得發其毅然欲存國大體者法吏反以為生事而
左遷之故妄庸之臣苟欲畢事低首下視喑不敢高吐氣甚者或
發狂疾以自冕或對館人醉舞跳踉笑呼妄諾重為黜虜之所姍
笑彼戎主方驕吾以繁禮妄說之未足怪也至於鬻首之胡館勞
王人者亦復狂誕晨夜皆邀狂王人屢省而蹇仰自便甚可怪也

夫以堂堂中國而一介之使如此折辱天威隨損國命臣切羞之昔漢鄭衆不忍持大漢節對龜裘獨拜而拔刀自誓唐商侑堅立不動責可汗之失禮季景略以氣制梅祿坐受其拜近者晉天福中王權猶曰義不能稽顙於穹廬之長而還詔得罪欣然就貶故大節之士直躬殉義者非私一身而以尊主上重國家也今陛下待虜過厚責使者之法太密故不復有侗儻偉節之士立威名於戎虜而使虜知中國之多賢也而使亦復氣息奄然不自振起唯戎人之所慢視而踞俟之臣聞古之大天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也又曰受命不受辭何則機事之會聞不容一息構俎之間折衝萬里豈復拘以應對之細失容貌之苛謹哉陛下宜與大臣預擇廷臣辯論通古今剛直有威望者俾使此庭使一言足以雄中國之威奪疆胡之氣譬說禍福以厭怖貪狼之

心其舉動言亂小不合者無法以繩之非有大過類可闊略使得馳騁辯博應變不窮則專對造命之士出矣

敦儉

錢

彥遠

臣聞享四海之奉者文采藩飾備味極盛勢適當然豈遇自刻損稱為儉德蓋去泰甚屏奢侈之為儉爾一人儉則百官儉百官儉則庶民恥費敦朴淳器輕為無所售利農夫工女完固充給我太祖太宗知稼穡艱難奉養清約裁冗貶侈今郊廟大禮陳國初器械車服堅樸素質至甚餘可追驗矣先帝雖据太平全盛之實然儉節聖躬嘗見內直黃門給綿衾命紫袂代幸西京時殯御食品准從駕群臣天禧間欲禁塗金飾下詔自乘輿始朞月遠適杜絕化之之誠耆老于今稱道陛下嗣位音樂宮室車馬亡所加近歲差踰前臣疎遠不悉時事但聞調諸官署財物為玩好

頌衆北門內作工雕鏤鎔冶刻削幾千人復以大官調絮龜略就
近署私立饗饗後苑置酒府醞釀共燕昵之須宮中發取市物百
費震動掖廷親戚巫齒班列佩印緩給侍禁省是數者皆無益霄
明臣料此誠左右佞諂恐天聰納諫切厲兢兢畏天下過已始相
與迎惡先意隱屏為此快一時欲圖少頃允說賜予放巖流溢源
發有漸殊不知暴於外則愈損美德謹按禮王者皮弁以食重身
防微故有和食醫嘗食監失餘瘼職則刑而別庖所薦異內羞正
饌旋取區肆間或非時珍怪不問從出不思時禁止小使三數人
尤其事 陛下安自輕御焉奈宗廟社稷何臣之深憂也且京師
四方回首易聽取為表式今縱未大失風俗已溢經曰上好是下
必有甚者臣視貴臣家悉相耀以技巧聲色狗馬或竊畜尚方器
物起屋室跨通衢大路富商豪族歆慕結納貨賂上流緣而民益

貧游手益衆猶細乘作淫巧日變月新營媚富貴耳目且利令智
昏盛令心驕昏則慮不精驕則所惜重元僚遜臣安危所託使昏
且驕後何望邪昔秦王責范雎以楚鐵劔利優倡拙吾恐其圖秦
夫倡優巧拙小節也古人用規勝負况奢儉乎使天下聞之可也
四夷聞之不可也臣嘗行都下見先朝宰相若呂端李沆舊第存
焉窮辟庫陋今公卿隸人所舍或加之蓋當時法令肅而習上正
也故衣式綿焚雉頭裘是迺帝王末事前史皆書之者顧治亂所
繫迺深美絕稱聳示後世 陛下宜醇法列聖成績歷攷三代所
以得失凡遠典章舊制者亟罷揭還有司抑咸內寵之勢其父子
兄弟纔賜衣食不命以要官劇職諸郡國織靡輕綃之服止其歲
輸雕纂奇器斥破撤藏有金銀飾者以付度支助軍費皇皇然穆
穆然用天子禮以自澹樂而有節儉不偏下使知聖人之心垂精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一
策略
勤勞興亡之際群下率化庶恥張立萬有恃榮河近遂惡未悛者
嚴刑刑之假一勸百所舉雖尊俎俯仰而所濟遠矣

策略

蘇軾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常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

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欽足而退競競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鎮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打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而為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于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朝之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未也

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于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依俛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于中原此六七公者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手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

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齊毀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慮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而狃於富貴之勢專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慮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綠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

以備揀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防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決壅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訢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訢也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開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

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為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為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辨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為瑕所欲與者雖有乖戾而可借法以為辭故小人以法為姦今天下所為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嚮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來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為煩蓋史之所記庾思遷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

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為霸王兵疆國富垂及升平者益之所為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為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至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于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折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為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也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

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晏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晏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為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弊決矣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四

策

勸親睦

蘇軾

師友

王安國

舉士

王安國

臣事

蘇轍

民政

蘇轍

執原

李清臣

明責

李清臣

勸親睦

蘇軾

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此間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調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

民安居無事則徃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
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乖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為
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
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故禮
義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為欺詐相傾以自成天
下有變則流徙渙散亡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者天下何其多故
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故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
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
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
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尚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
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
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

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
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
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
子孫之則為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為之服齊衰九
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
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為後則為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
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為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為之服其繼曾祖
者再從兄弟為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為之服其大功九月
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
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為五
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為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
各為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

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天下所以不重於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為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為之料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于父子異君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暮月則望其有益

故夫小宗之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忘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師友

王安國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畜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況士大夫守宗廟與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況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尤不可以不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悃悞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誣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驚上哉蓋以為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

賤論道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
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夫脩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効也而果
可以不學於師友乎以夫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
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於師
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誦乎戰國之俗權使天下之士而君
臣之際形隔勢絕師友之道遂煙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
者豈復有懇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能
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末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効於本者如
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舉士

五

安國

朝廷閒歲下詔自進士等而至明法聽其以狀來謁既貢於鄉而
禮部又加之以陞黜然後第之於廷公相百執事之選繁出於此
而臣愚竊敢議其不然者夫待之無其禮則不足以養有恥之俗
取之無其實則不足以得可用之才其進也未嘗知其行於疇昔
而一日使之更相保任賢否於以類致則保任之不足恃也固可
知矣惰游苟賤見棄於閭巷而得與豪傑之士馳騁上下有司以
一吏誰何於前而擎蹠俯伏聽命於後其試也守之以吏卒而譏
訶搜索恣所欲陵有司以其泥殺而不欲寬以繩墨率以謂上無
求於彼而彼有利於仕也待之以此足矣彼習於耳目之久而既
仕之後其能攫以蕉恥而不僥倖聲利乎所謂詩賦策論章句律
令之藝不足以為天下之用而徒以弊學者精銳之志限以禮部
之格而可否出於數人之斷設盡如其格固不足善又况取舍未
能無謬於好惡乎古之人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今之人常患乎好
自私也為有司者未聞自以不能求止者於是宜有幸得之士也

彼既幸矣一日必任有司而如其類者能勿取乎此所以漬漬然不知勸沮而無以抑其求也又所謂賢良茂才之學其蔽尤甚者自六經史氏百子之說而兼之以傳注乖離精粗無所不記然後能應有司之問雖使聰明提敏之姿而所閱如此之博則理必不能深探熟考以得聖賢之意雖無聲病之拘牽而摘抉名數難其中選未嘗試其一言之効而卒所以得者不過善其記問文辭而已此推恩與進士之上第者皆計日以致高位朝廷患其然也故稍裁之雖徒能見於此而其蔽有不盡革者此臣之所未諭也議者方且謂今賢不乏於朝廷而其法亦足以得人矣何必易哉孰知夫此蓋得於萬一之幸爾以今天下選用之不一而任事者常患乎不學也昔鄆以尹何為邑而子產卒不之與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也彼以一邑而猶不可以用不學之人又况任有大

於此者乎詩賦章句律令非古之所謂學也徒可以求舉於今爾施之行治而茫然如未嘗閱書也雖策論稍異於此然亦取辭而已且說法欲四方萬里之材一切無所遺逸以今觀之其能無所遺逸乎臣固知其不能也其甚則患夫有道德者往往恥於求舉而備僥以為貧者又多困於不售夫不售者古以為有司之罪而今之操陞黜者反咨嗟嘆息以為彼有所制而吾亦無如之何為天下而使有道德者恥不願仕有司不得行其志而歸之於命然則洪之弊也可謂極矣幸今君聖臣賢一時之盛能相與博盡群臣之謀而究極其本又何患乎不可革哉臣以為宜使為進士者人占二經策以古今之治亂而使傳經以對反復於一二日而用此易其詩賦賢良茂材宜罷勿試較近臣得薦士之材行尤異者聚之京師而數使豫朝廷之議論實可用則寵之官卓犖者待以

臺閣之選而其下則使內外之官辟為其屬如不稱所聞則坐其薦者律令之學可廢勿舉學究則去其貼經墨義而責以大旨不必規規然蔽於傳注也此庶幾得可用之材矣而欲養之以庶恥而使其不自列也則宜教內外設學校而士無不學於其中則任事者可以察其行而不必使之類相保任也此固未足以為成法於萬世然朝廷能繼之以惓惓不倦之意而討論已熟為之以漸則三代之法自此有不復者乎在君臣之際力行何如爾

臣事

蘇轍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名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缺之

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天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說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矣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廢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不可而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故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之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分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群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子

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詳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可足揚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振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剪滅其

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之意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合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九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誥責其違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

臣何損於天下哉

民政

蘇轍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與役之
慮至於今而養兵與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
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
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疆
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
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襄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
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
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
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為大憂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
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繕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

時民之所以拱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
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為田之
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
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為之而遊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
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
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與役
之慮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
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
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
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等有大漕運則常慮無
以為使故募冗兵以佞力役之急不知繫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
子之奉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其所以奉養之具

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遊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遊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舩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遍天下優遊終日而無所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遊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

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准重乎苟庶而無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為義今者雖能使遊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遊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遊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以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勢原

李

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

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
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
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
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
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
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
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然
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
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世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要持其
關紐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
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
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

為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
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
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
不先也夫十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差不
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捷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
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
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功蓋其從
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憂臺之囚姜里之獄如
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
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
綏於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震霆
照照如雨露肅肅如風霰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

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民籍而不敢冒及乎昏懦為之也席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終古莫敢蹙路馬之芻觸囿兔之毛也敲頰關紐繕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溢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它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天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出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

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文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畜積之固勢之審則發弗便則吾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矢其要則縱肆亦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天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之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曰勢原

明書

李

清臣

今天下之勢如何昔君仁而民不被澤兵多而夷狄驕時平而生

民困土廣而中國之氣常屈災歲少而財益匱文法備而吏多姦
時之多敝也如此而已天下之大萬官之富卒未見奮然而大有
為能一刻當世之弊致吾君復之乎前古之治者何乏人之如是
邪豈治平之世無所施其才邪將用之非其道有才而不克施邪
謂世之乏人則古未嘗有無人之世謂治平之世無施其才則多
敝又如前所陳者夫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生而為賢智之士
陰陽之英氣天地之醇靈未聞有窮而歇故天下未嘗無賢也議
者患治道之不及於古則曰天下無賢不知有賢而不能用也夫
用賢而非其道瑰傑豪偉之材皆化為偷懦循縮而亡能為矣則
以謂無人焉此可為悼嘆者也亦嘗聞古者之用人矣視成不視
始責大而不責絀過一而功百則忘其缺而圖其效心至而迹夫
至則優假而待其所施苟付之以事固弗屑其餘也今者之用人

較小罪而不觀大節恤浮語而不究實用雖有稷契周召之佐類
以一言一事而為之進退迹稍出於庭壇畦壟之外志不獲就業
不能訖而去矣惟固已持祿避事隨時之人乃無譴而得安焉故
庸平者安步而進忠憤者半塗而氣折大臣懾怯小臣凌兢而天
下之事靡靡日入於衰敝其所以然者有其人而不能用其人
而不能盡之之失也今夫拔一臣而加之百官之上以為輔相非
求其謹潔而無過將任之以天下之責拔一士而加之一郡一邑
之上以為守令非求其能自全將任之以一郡一邑之責也拔一
夫而加之萬衆之上以為將帥非求其循法而不失小為將任之
以安危勝負之責也故古者責宰相必曰廣教化和陰陽使百官
各任其職責郡守縣令必曰使豪強沮服盜賊不作百姓安業境
內大治責將帥必曰士卒樂為用敵國不敢謀下此則凡執事者

莫不皆有責焉故上下自任其責而天子無為矣今則不然罷退宰相皆攻其疵瑕而未嘗指天下之不治為宰相之罪糾刻守令者皆以小法而未嘗指郡邑之不治為守令之罪遷謫將帥者以庖厨宴饋之間微文細故之末未嘗以蠻夷驕橫兵氣弗強為將帥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責局局自守惟求不入於罪而朝廷大計生民實患卒無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萬官之富而常若無其人尊官厚祿者相繼而英績偉烈寂寂於數十載資格之所羈縛文法之所躡躒抱才負志不得有為而老死沉沉者相望於下可不惜哉夫人臣之姦身安於寵形無可罪而實不任責是為大姦張禹之所以然然而亡漢李林甫之所以守格令而亡唐也今皆重夫寡過者以為賢而嫉夫敢為者以為生事一落陷穽沒齒不復言故猾民悍吏得以輕罪把持其上游士談客得以口舌恐

嚇內外之臣而招其資胥吏得以挾簿書執格例而爭於廟堂之前當其任者知姦而或不敢除見賢而或不敢用天下之害不得亟罷天下之務不敢亟為因仍苟且相顧腹議名曰至公而萬事益病其弊莫甚於今之世者欲救斯敝是亦非難寬小過而責大體而已矣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五

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祖宗配侑議

郭植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為元後議

濮安懿王典禮議

廟議

南北郊議

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議

竇

宋

宋

黃

劉

司馬

韓

陳

竇

儀

祁

祁

亢

敬

光

維

襄

儀



尚書省牒奉前月二十八日勅節文御史臺太常禮完定左右僕射東宮三師為表首未有所從令臣等參議以聞者臣等令詳東宮三師為表首討論故實全無證據其左右僕射援引制勅合為表首者其事有六謹案周官先敘六官又準六典尚書為百官之本今自一品至六品常參官每班以尚書省官為首則僕射合為表首一也又案唐會要及禮閣新儀貞元二年十月七日御史臺奏每有慶賀及須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無上公卿尚書令僕已下行之其嗣王合隨宗正若有班位合依一品此則嗣王雜一品不得為表首二也又據故事僕射位次三公則僕射合為表首三也又準故事僕射是百寮師長即無東宮一品為師長之文是知上臺表章僕射當為表首四也又準晉天福二年勅節文今後凡有射賀上表並令上公行之如三公關令僕射行之則上臺表章

僕射當為表首五也又立班之制早者先入後出尊者後入先出見今東宮一品立定僕射乃入僕射既退兩省班退後東宮一品方出即輕先重後之禮較然可知則僕射合為表首六也伏以百王儀制歷代遵承凡欲改更必求典故今御史臺檢討有憑事理甚允議者或引百寮起居之日宰相偶不押班東宮一品在前不可却通僕射臣等答曰必若合通前立之者則兩省官班在前如通最在前班必求宰相之次為首則非上臺僕射而誰又曰一品為尊二品為次臣等答曰班秩之內緊慢是分或有自四品入三品為默官丞即入卿監是也從四品入五品為進秩少卿入郎中是也四品在三品之上諸行侍郎於卿監是也七品八品在雜五品之上殿中侍御史補闕拾遺監察於三丞五博士是也若不以省臺緊慢次第相准居此官者肯以品為定乎又大凡尊卑各有倫

等雖繫君臣之際可論父子之間上臺則君父之官也東宮則臣子之官也若或品位懸絕亦可尊卑各申奈將臺職緊慢不同實恐統攝不得假若輕重雖等亦須推賢上臺議者又曰新定合班最可為準臣等答曰近敕合班之位僕射與東宮三師不曾改移上件所引故實敕文當時與今無異此乃仍舊不是新條又議曰僕射重輕不同往日臣等答曰此官崇重儀亞三公上事舊規與冊具在公參之禮立朝之儀見今可知何曾損減又議者曰假如百寮同署一狀必須依次署名臣等答曰此議只為表章獨以一人結銜為首具云文武百寮臣等此則是總統文武衆官見有正衙重官太子宮臣難以為首若援引依次連署實又與此不同又議者云表首之人近亦曾有少臣等答曰今為在朝見有僕射表首難定宮臣歷朝典據分明都求不取近或重輕顛倒却引為

憑脫或不論官曹不取緊慢不以近尊為重但只據品而言則上來班位及於資品以至僕射出入今後並合改更若變舊章於時何益臣等欲請依唐真元晉天福敕及諸故實并今御史臺衆議以僕射為表首一則正上臺之綱紀一則遵歷代之楷模免至鑿空驟從臆說俾其名分不至奪倫

祖宗配侑議

宋 祁

臣等聞王者建廟祔之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胃之疏戚以為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褒大猶不得與 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古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求惟三后之盛烈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悼懼圖惟厥衷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群議據懿鑠闡孫謀將以膺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

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敷敷燹伐潛黜不端夷澤潞之畔
兼淮海之味東焚吳輿右因蜀壘湘楚閩禹請吏入朝當此之時
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丕闡洪業 太宗皇帝敷受
具璽席運下武龔天之討底定大厚由是慎九刑之辟藝四方之
貢信賞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苛人無恫怨又引搢紳諸儒講道
興學炳然右文與三代同風 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
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亂虞巡秘牒岱
宗育穀冀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跋行罔有不寧百度已備
眷授明辟洪惟 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高焉者也昔成
湯為商之祖太甲大戊武丁寶號三宗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
庸建二祧高帝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奉奉承
不輟 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祖 皇祖

勤勞制作 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為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
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至於升侑上帝哀對先謨本
之周道克厥典禮昔 太宗親郊奉 宣祖 太祖配焉真宗肇
祀奉 太祖 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宗同躋不祧
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 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稱
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偕侑上顯對越
之盛丘申通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群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
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
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 太宗配神州
此二宗迭配之前比垂拱開元之間高祖 太宗高宗同配昊天
真宗登介丘降社首並以 太祖 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
之明維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 太祖孟春

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 太宗孟春感帝配以 宣祖季秋
大饗配以 真宗伏請皆如禮便 陛下重宗祧之事鑑照前載
抑畏屢鞫讓而不專故令臣等得申愚管謹用敷罄惟聖心財鑑
謹具議狀奏聞

郭禎不應為嫁母持服議

宋 初

臣竊惟禮者叙上下制親疏別嫌明微以為之節也故三年之喪
雖天下達禮至於情文相稱必降殺從宜故尊有所由則親有所
屈不敢以所承之重而輕用於其私者也伏見前祠部員外郎集
賢校理郭禎生始數歲即鍾父喪而母適氏更適士人王渙禎
榮孤苦以訖成立見無伯叔又鮮兄弟奉承郭氏之祭者惟禎一
身而已母適氏適王氏更生四子令適不幸而計聞禎乃繼官行
服以臣愚管見深用為疑伏見五服制度敕齊衰杖朞降服之條

曰父卒母嫁反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注曰謂不為父後者若為
父後者則為嫁母無服今詳適氏嫁則從夫已安於王室死將同
穴亦非於郭偶而禎既為父後則宜歸重本室雖欲懷有慈之愛
推無絕之義亦不得為已嫁之母亢父而盡其禮也何者輕奉父
統則郭之承重更無他親備執母喪則王之主祀自有諸子臣詳
求制旨疑禎不當解官行服夫禮有所殺君子俯就也諠有所斷
聖人不專也况當孝治宜謹彞經伏乞降臣此狀下有司傳令詳
議其郭禎為父後為嫁母應與不應解官行三年之喪然後明垂
定制俾守洪規

請置廉察罷轉運議

黃 亢

惟王建國稽古治人既設其官必立其長歷觀方冊可得而知其
在唐虞則十有二牧在三代則有連率焉有方正牧焉在兩漢則

或稱刺史或稱州牧其實一也在皇唐則其大府有節度其次有觀察皆所以綱舉百職柄持衆政作天子之藩宣也是故民之所仰望吏之所畏服朝之所毗倚其官必重其人必賢也今則不然外官小大自足及顯悉統之轉運轉運非古也起唐中葉所以督錢穀而已矣今夫用錢穀之職總守宰之官守宰主宣教化者也教化義也錢穀利也利與義不能兩全是以下憂歲之不登而民之不粒上恐財之不豐而貢之不多是上下相戾也矧其充使者不過即官御史其官既輕其人未必賢是民所仰望者卑也吏所畏服者弛也朝之毗倚者輕也使政不平刑不清和氣未充祥鳥未來得非由此歟有芻蕘之民竊議於下曰錢穀之職宜委之郡守郡守縣宰宜統之庶察則庶察宜置轉運宜罷也所以復古官也不使吾民謂天子重利而薄義也不知朝廷三事大夫為是邪

為非邪

為兄後議

劉敞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

從子例不得後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既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况國乎國爾猶重之况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

教不子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玄成丞相衡引昭宣兩帝並為昭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矣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繼元帝而為元帝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

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志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命文當廢先君命兄之人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顧其親可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受授

之道春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獨可悖哉獨可悖哉

僕安懿王典禮議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子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太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 聖朝法况前代入多宮車晏駕之後後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 仁宗

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僕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惟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表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賤不達古今切以為今日所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譙國太夫人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廟議

韓維

伏以親親之序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聖人制事有送終之禮皆以此為限是衆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不與衆人同者則又因事之宜斷之以義而為之節文也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業重本始也蓋

王者之祖有繫天下者矣諸侯之祖有繫一國者矣大夫士之祖繫其宗而止矣亦其理勢然也荀卿曰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德之本也蓋有天下之始若后稷有一國之始若周公大夫士之始若三桓所以貴者配天也不祧也有常宗也此其所以別也今直以契稷為本統之祖則是下同大夫士之禮非荀卿之所謂別也或曰湯文武去契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契何何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大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興契稷不為無所興也則正考父作頌追道

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與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與穀梁曰始封必為祖南宮适孟軻卜于夏左丘明穀梁亦生於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於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所從來久矣伏惟太祖皇而孝友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 僖祖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有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臣以均之論義未有以相奪仍舊便若夫歲主合食則歷代嘗議之矣然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所以奉祖宗者在一堂之上西夾室猶

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至于禘祫自是序昭穆之祭 僖祖東嚮禮無不順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也孔子曰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如臣絳等議非臣所知此臣所以闕而不敢同也

南北郊議

陳襄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夫祀必冬日至者以其氣未震也而謂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圓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圓鍾為宮一變黃鍾為角大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為宮

大簇為角姑先為徵南宮為羽各二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麋騶辜祭其在地者以而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之比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得必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奸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 陛下恢 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

俾正訛舛訛舛之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未詳雖正無益也况天地歲祀今亦不廢顧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已伏請陛下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示於方丘然後以冬日至祀昊天於圓丘此謂所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齊居近古者致齋路寢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齊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壅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

禮可謂法歟復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
陛下鑑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而
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
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
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
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五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六

議

救災議

曾鞏

賞罰議

趙瞻

議禦戎

仲訥

議水

王

渾儀議

沈括

邊議四首

張載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民議

呂大鈞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復

議定

官制

李

清臣

畢

仲游

救災議

曾

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待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勞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息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以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

乎他為是農不復得備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間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又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徧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貢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

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厲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
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
築之費既無所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
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穀物之尚可賴者必
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
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
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鬪
之民此殺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
桑之民此殺士大夫所未慮而慮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
異時有警邊戎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疆不可
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理之計有窺倉庫
盜一囊之粟一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為駭鼠竄竊

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激之吏疆者既置而動則弱者必隨
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
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
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
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
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
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備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
得利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
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
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
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
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實費者錢

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
弊疾厲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
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
焉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
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
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
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
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
上之足賴而自安於賦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
於流轉死亡之禍則戴天之施而懷歆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
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
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

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弊樂享疆
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
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
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
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
與百姓饑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
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
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
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
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
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

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旃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損茶旃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旃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旃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孿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賞罰議

趙瞻

世之大患在賞罰焉賞以徵文梧賢罰以定令幸姦則是國代賢

者辭而法為姦人地也有吏於此齎伐閱詣考課曹曹必曰某在斯職事若干年當選其官某在斯課最若干數當增某秩斯人大賢大不肖雖朝廷王公不得擅輒議其存捨動搖者或亦狀白者有非常不在詔令則以問故事與令有所差駁矣元亦不為舉夫以賢者難進易退廉耻謙服之心詎非代之辭者歟若爾伊尹大公常耻匹夫傳說其子常編摯囚冀缺寤戚常伍耕農管仲五刑常沒虜獲常胥與時爭益鼓之逋賦列時刻之積効而邀遷次邪又或以罪付理官曹曹必曰以甲令當某罰以一詔當某科有輕重疑則為奏以請二上之所進退亦旁法律寸尺爾夫以奸人狡獪窺幸之備詎非為之也者歟且唐虞流共工放驩堯湯誅尹誦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仕管仲誅傅里乙子誅誅鄧析史傳孔子誅少正卯周書有三風十愆禮經有四誅無赦孟軻以楊朱墨翟

邪說之無君親者拒之荀卿以宋鉞公孫龍衆惑之亂名實者禁之故若晉羊舌肸以掠羨尸齊阿大夫以虛譽烹彌子瑕後幸以忠孝而得罪郭解豪俠以仁義而蒙戮皆姦雄桀黠傷蝕風教之尤者然以之示有司則罪無所當矣非勉寬仁之治也非保賊亂之黨也徒律令無所處焉也賞與罰如是馳步帝皇之塗而未底者所以趣之之轍異也或謂若之所贊者古也今之所用者時也若居今時而用古殆不可與權矣張選舉之程法補調之品目猶曰未也况以堯舜之所病與三代之明哲而責有司哉又若前主律後主令附麗驗治効讞鍛成猶曰未也况以難明之伏可惑之事而亟致大戮哉正爾如賞僭及濫人刑僭及善人何此大不然且責君於難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彼曷獨不欲舉縣官於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辭行技能號為搜索而實朝廷矣才具器

識號為童度而糜爵位矣斯豈它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爾貞賢實庶不次求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任入大姦赫然誅極亦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它術哉上如不察有司不賢雖區區於秩次事事於律令顧益資其窺測者豈有補邪但古用此亦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則皆未如之何也又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公而賞之天下非乎不也得一驪堯共工而罰之天下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問盜跖罰窮奇而誅饕餮惡可

議禦戎

仲訥

或曰西北三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爵賜予至厚羈縻宜得而兵未克弭古櫛禦戎無上策良信哉愚曰斯之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因而賈尚有策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尚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為而言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

子陽也小人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湯之為君君子則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由其類勝天為之清日為之明至于鳥獸魚鼈或若夷狄其有不馴乎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之世夷狄之患無甚焉秦漢之下德衰而力雄善有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有誅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為之蝕地為之震纖草擣木橫出妖孽况四夷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也故夷狄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被陰也東方南方我陽也又以盟約之信邀之宗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仁至息也而我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之未勝也三者據正陽之尊赫然而神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卿下至百執庶官宜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壅而

未行陰淫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食正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我狄因之而狂陰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為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舉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悔何

議水

王

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也尤近而造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於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脩之未嘗廢

宋文鑑卷一百六
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筆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
漑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
之。於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之
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備其事。而又有水工之徒。
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於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
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
水臺。或為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然
於水事。或領或否。故天下不喻於水。而失其水之性。使以憂寧
國者起矣。國家比歲之間。水之為害。亦甚矣。自京城之中。民被
其苦。亦暴而銜溢者。歷月不知。所以洩之。今國家懲前日之患。而

求於秦漢之故。為之鄰水之任。專其有司。欲以知水之性。此慮患
之本也。夫以患而設備。未具功效。而使之不為虛位。則天下宜有
明於水性者。秦漢之間。所謂水工者。出矣。苟得其水工。而又以知
水者。居其任。使之專其職。而行於天下。就視其水之利害。得以循
其故而治之。不使數遷其任。責之課最。而信其黜陟。則官得其人。
而分定。則事益脩矣。故為今之慮水。莫若如此。

渾儀議

沈括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躔之會。其法一
寓之。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
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
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
行自南。此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

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所以主數也度在天者也為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曆作為曆亦不復以器自考為朔星緯而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曆僧一行改步大術曆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考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落下闕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為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呂孫氏時王蕃陸續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為一度而慮星辰稠擬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文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

道為續說以天形如鳥卵小脣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為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為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為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為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赤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為天樞中為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而一行以為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為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

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摛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天儀于司天
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始用令瓚一
行之論而去取有失得臣今歛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
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為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
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
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
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為東而日之所入者為西乎臣觀
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汶儀六岳臺繞六千里而北極之
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之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
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
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面酉立於酉而面卯至於自午而望南
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論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

為北也常以天中為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為善言
天者今南北繞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
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
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為東日之所入者定為西天樞則常為
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
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為東
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為是說也臣以謂極星之果中
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
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
裁以為法不足以為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白絃平設以象
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絃不與地際相
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為一臺之高下有所

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亦彼亦移亦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文數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文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為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三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

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為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安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推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為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為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入今璣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為未審今當為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猶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璣以

辰刻十干八卦皆刻於絃然絃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施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遊君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為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傍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縵而頗為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日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道赤道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

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五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為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而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為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蕭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

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
法地紘正給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
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
法自當默與天合

邊議四首

張載

清野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為之慮非潰亡失
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為之驅
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為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為講族閭隣里之
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群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
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
先自為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為計

之當先者也

固守

師為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
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
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為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
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為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
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
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省戍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
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
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

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節之城各餘萬人為備間其多少之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久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神世衛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者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因民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為力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

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俱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世守邊郡議

呂 大鈞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專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迨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為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為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為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憂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

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慮者吾得
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而已
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
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略蓋可知已臣竊
謂分割天下以為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
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祖調出入一切不
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共其乏其治以安靜不擾敵人
感服者為上富疆自守彼不能犯者次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
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
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
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絕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
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

後命之沒則祿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
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

選小臣宿衛議

呂 大鈞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不
可須臾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順指以共綴衣虎賁
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替疑
丞保傳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
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
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
醫小藝者也黃帝師奚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顏般而
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
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臣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

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名
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官省日侍帷幄既以接聞廟
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
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
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
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亦不盡以
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
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
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
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為人君而兼政事之間以教育
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
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

顧問非乏人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
為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
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目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
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
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
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祿屬而已其間暇則各受學於其
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
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
分者必不願為自穉朴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
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
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
可不務乎

民議

呂 大鈞

為國之計莫急於保民保民之要在於存恤主戶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為主戶主戶苟衆而邦本自固今訪聞主戶之田少者往往盡賣其田以依有力之家有力之家既利其田又輕其力而臣僕之若此則主戶益耗客戶日益多客雖多而轉徙不定終不為官府之用今欲將主戶之田少者合衆戶共及二頃以上可充一夫之役其兼并之家人少而田多者復計其田每三頃執一夫之役主戶不足以客戶足之

皇族稱伯父叔父議

顏 復

禮記大傳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者合族之時族人不得以父兄之一酉君之位為正尊卑之序而發也儀禮公子不得禰先君謂別子之子始以別子為諸侯立廟而發也二者

無害稱謂之厚三代盛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異姓諸侯曰伯舅叔舅雖無定則原此而論不必于上下相接之際繳繳區異遠近以傷親親之意唐德宗宣宗之世有分從稱姓之令亦緣其政苛刻寡息而然 國家祖宗敦睦九族自有博犬之制遠符三代之風若唐哀一時之令不足稽攷

議官

李 清臣

原今之大敝皆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入仕之門雜而衆故仕者日蕃故有罷職而歸幾涉三歲不得再調者進未得祿仕退失其田廬故寒蕪之人身雖掛仕版名雖榮聖世而無資以繼其生矜矜焉常不得其所上急於父母其旨備隨之養下迫於妻孥之饑鬻則節不篤者或乘其間隙匱困之時起而牟利賈販江湖于託郡邑商筭盈縮秤較毫釐匿關市之征逐舟車之動以規什一之得

進則王官退則為市人進則冕笏而治事號為民師退則妾覲苟
獲不顧行義故仕路汚辱而庶耻之風大墜朝廷患仕者之日蕃
無職以處之且使罷者久不獲其所故難棘其塗以蹈藉末者而
有司苛為之文迂為之格張設難漏之密網羅取非意之細罪離
合增廣其薦貪使其不得應條缺駁遲其歲考使其不得滿課從
是而仕者益難故戰薄於得失角逐於勢利前者冒昧以進後來
競溢而夸馳其輕偽佻淺之流更相矜伺迭相攻攘相誅不操示
相覆不設阱而媮風熾險濤作恬讓靖默貞能實德之士或羞與
之偶寧自卻於羈旅葦野而不入於其塗有恥者上欲進之而日
益退無恥者上欲退之而日益進徒歲為一禁時下一令詳明深
切絕約而條責之揭而示之以義利之路曰爾為篤厚無為薄惡
如是將以復仁義革士風臣竊以為無益也故臣謂天下之大敝

由仕者蕃仕者蕃由入仕之門雜而衆也夫入仕之門乃敝之原
已而議者不塞其原欲止其流不返其本欲救其末不能清入仕
之門而縛此節痛治其已仕者入仕之時如數兵徒如績麻故
不知名器之可惜已仕之後如障寇盜如阮螟蝗不知士心之愈
離臣愚以為過矣故願陛下清入仕之門入仕之門簡則職有
餘格吏無冗負而祿得以繼汚者反其廉困者遂其節爭者息其
險讓者策其高仕路坦夷而風化易隆矣

官制

畢

仲游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魏令文采雖未純於三代蓋皆有三
代之意而髣髴焉至於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
下之心則有與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於百職執事循
五季之舊而不知天子臨朝太息於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

嘆發憤於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

神農皇帝同人心決大策以階寄祿而脩復漢唐二省之制宜其歎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王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擇於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漢唐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省之舊而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省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審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

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於今日之務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八者而令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

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吏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細寺亦然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為高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裁蔭反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為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令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折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其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擇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

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
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還
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
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
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為次
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各器重品正則義理安
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於期會備此三
者而官制立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為可循也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六

